

历史从这里转弯

第四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绝对见证

◎主编 王太岳 周继强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从这里转弯

第四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目 录

去留本无意——国民党起义将领大结局	(1)
暗香——国母宋庆龄的生前身后事	(125)
红色通缉令——新中国发布剿匪令的前前后后	(273)
血痕——“淞沪会战”的慷慨悲歌	(431)
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夜	(481)
回首向来萧瑟处——红四方面军征战实录	(647)
取圣火者——陈独秀、李大钊在一九二一年	(747)
相逢一笑泯恩仇——中美建交始末	(855)
北雁南飞过长天——张学良将军在台湾的日子	(979)
尽是刘郎去后栽——身边人说不尽福祿居主人刘少奇	(1107)
雪域佛光——写在拉萨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簿上	(1323)
历史的审判——公审“四人帮”的台前幕后	(1389)
剑指台海——大陆与台湾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1481)
梦回吹角连营——“工兵王”坎坷而传奇的征战岁月	(1563)
揭开历史的帷幕——才子李敖以笔作刀快意恩仇	(1707)

剑指台海

——大陆与台湾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剑指台海

——建国初期大陆对国民党台湾的态度

攻克福州直逼闽南

“……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

司徒雷登回忆录

这一悲剧已进入了尾声。

1948年12月的一天，一辆林肯牌黑色轿车急速驶进了一座被一片葱绿围绕的院落，随着嘎然一声汽车停在了一座白色二层小楼门廊前的回旋道上。早已站在门厅等候的侍卫官急忙上前打开车门，并用手挡在后座车门框的上沿，生怕车内主人的头碰在车框上。但是车内的主人并没有马上起身，过了好一会儿，才走下车来，一句话没说就径直向门内走去。

这儿是他的官邸。

他在大厅的沙发上已经落座好久了，但始终一言不发，两眼射出冷峻的凶气。虽然平常他也很少露出笑容，但今天他脸上的凶气更令人胆寒。

他就是曾经动一动脚，中国大地就要发颤的蒋介石。

但是他的时代似乎正在消失。

突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使他发懵。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他仍然感到突然。

他长叹了一声。

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会是真的……

东北之战结束，长春郑洞国投降，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辽西廖耀湘生部人马被歼……四十多万大军被共军吃了个净光。

东北战场的战火刚熄，淮蚌战场又重蹈覆辙。虽然在徐蚌会战前他曾不断告诫战区指挥官：“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徐蚌乃首都门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他部署了三分之二的精锐嫡

系部队,但也未能顶住共军华中、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两把铁钳的夹击。

原来指望华北战场可以使局势扭转,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更令他糟心。由于东北全境陷落,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形成两支有力的铁钳,傅作义的 52 万人马还没有正式地进入角色,就让共军围困在平、津、保、唐、张家口、承德几个孤立的据点中。

现在,国军在这三大战场共损失了 154 万余人,江北的大片土地已变成了红色。

想到这儿,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是在沉思。沉思是安祥的,而此刻他很烦躁,他恨不得让所有的思索神经都中断。他需要甜蜜的回忆,只有这种回忆才会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两年前,他身披黑色大氅,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峨嵋山上走下来时,还没有把他的最后一个对手——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已经组建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最现代化的军队。在他手中握有 248 个师,总兵力达 430 万人。他的背后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人不惜血本,为他装备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空军、海军,同时还装备了 57 个美械和半美械师。

在那时蒋统区的面积为 730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76%,人口为 3.39 亿,约占全国人口的 71%。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主要交通线、几乎所有近代工业都在蒋介石的手中……

随着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他的脸上渐渐地泛起了红光,烦躁的心情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但是这种瞬间的平静又被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破了。

1948 年 12 月 31 日,对南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惨淡的除夕,也是它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除夕。

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蒋介石在此举办除夕晚宴,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以及张群等国民党高官要人应邀出席。大厅内外灯火辉煌,但在场的每位来宾都面无表情,死气沉沉,好像是在办丧事一样。战场上的失利。形势的严峻,不但影响了在座诸君的情绪,也减弱了各位的食欲。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虽然蒋介石一再招呼大家,却很少有人动箸。众人都意识到这大概就是蒋家王



退居台湾的蒋介石

朝举办的“最后的晚餐”了。

饭后,蒋介石语调低沉声音嘶哑地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

然后,由张群代其宣读。全场鸦雀无声,屏气聆听。文告要点在于“求和”,先决条件是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蒋的军队,目的是阻止共产党军队南渡长江。文告中,蒋介石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除外,绝无萦怀,惟国民的众意是从。”暗示其被迫准备下野,张群宣读后,蒋介石故意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心里幸灾乐祸,脸上却不欢声色,用外交辞令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在同一时间里。滹沱河畔,西柏坡。

中共中央机关大饭堂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们正轻松地跳着舞,他们也在庆祝新年的来临。但与南京不同,他们是迈着自信、骄傲、

坚定的步伐走进 1949 年。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心情完全不同，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欢乐。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摆脱了几十年来被迫、被围剿的境地，成为今日驾驭战争的主人，并将成为战争的胜利者，成为新中国的创建者。这怎能不叫人兴奋激动，整个大厅一片欢声笑语……

前一天，毛泽东大笔一挥也完成了一部与蒋介石“文告”不同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毛泽东庄严地宣告：“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 1948 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是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发表《新年文告》后，他还抱有一丝幻想，迟迟不离他的总统宝座，他实在不愿放弃这个最高权力的象征。他在等待，在期望，可等到的却是毛泽东的当头一棒；加上美国人要他下台的紧锣密鼓，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让他交权退位的吆喝声，以及全国反蒋、反内战、反饥饿的强大压力。这一切迫使他不得不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推出桂系李宗仁为代总统，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即日，他怀着悲伤之情飞离金陵，退居老家溪口。

蒋介石宣布“引退”虽属无奈，却也是一步韬晦之计。首先，他考虑退居幕后，可利用桂系李宗仁作挡箭牌，以桂系的力量与共军抗衡，又可趁李宗仁与中共和谈之际，拖延时间，在长江以南快速编练组建二百万至五百万军队，与共军再次决战。其次，在 1 月 18 日引退前他重新布置了人事：任命他宠信的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加紧邻署长江防务，阻止共军南进，任命另一位受宠信的将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目的在于把台湾变为大陆失陷后的

最后落脚处,台湾这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经营重点。最主要的是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落入共军和桂系之手,以后还要靠这生存,靠这起家。

1949年4月1日,北平,六国饭店。

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由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成的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由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燕等组成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经过十几天的紧张会谈,4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国共双方代表共同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又称《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但是,冥顽不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竟断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碎,和平的大门被无情地关死了。北平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实在是太了解蒋介石了!

北平的西郊,双清别墅的大厅内。

毛泽东一手拿着点燃的香烟,一手习惯地插在腰间,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他的战友们,说道:“各位老总,我们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要跟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条道跑到黑,真是没有办法哟!”

“就是嘛”,朱德总司令插话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桂系舍不得那点本钱,还幻想与如来佛斗斗法哩。”

毛泽东笑着说道:“那就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厉害。李宗仁刚刚当上代总统,舍不得那个宝座。对不起,你们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当然要把位子让出来,由我们共产党人来治理天下。”

说到这儿毛泽东略微沉思了一下又说:“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李宗仁、白崇禧非要陪老蒋上断头台,我们也只好成人之美啦。原来,我们在战争初期估计,与蒋介石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保守了,我看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了,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事要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曾提醒全党注意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

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敌大意是要吃大亏的。”

“主席分析得对。”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崩溃速度之快,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美国人、英国人、其它党派人士,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料之外。同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未作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因此,根据主席的指示要特别告诫各级指挥员,虽然我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但尚未实现我们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大意是要失荆州的。”

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朱德说道:“老总哟,该咱们拍板定案喽!小平、陈毅、伯承他们箭已在弦,弓已拉满,等不及了,该让他们发出去了。”

这位从湖南韶山冲出来的青年,历经了风霜雪雨几十载的磨难,几番周折,几番生死,如今已成为把握中国命运的“一代天骄”。他把他的理想和他的智慧全部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紫禁城,他与他的战友们最终把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每到危难之时,这位伟人总以他那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略、超凡的气魄,扭转乾坤,在这一点上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现在,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角逐中,又一次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智慧的光彩。

1949年4月21日,东边天际,晨曦初露,雄鸡报晓。

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宏亮的声音,将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了长江南北、大河上下。

长江北岸顿时万炮齐轰,万帆齐放,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狮怒吼着扑向南岸,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了。

长江北岸的炮火打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据新华社长江前线1949年4月22日22时报道记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一,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

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到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外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南京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李宗仁在总统府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谁曾想总统宝座尚未坐热,就要被人家端了老窝。23日凌晨,他拖着疲倦的身子仓促登机,恋恋不舍地在金陵城上空盘旋了两周,只见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黯然失色地命令驾驶员直飞桂林。从此告别了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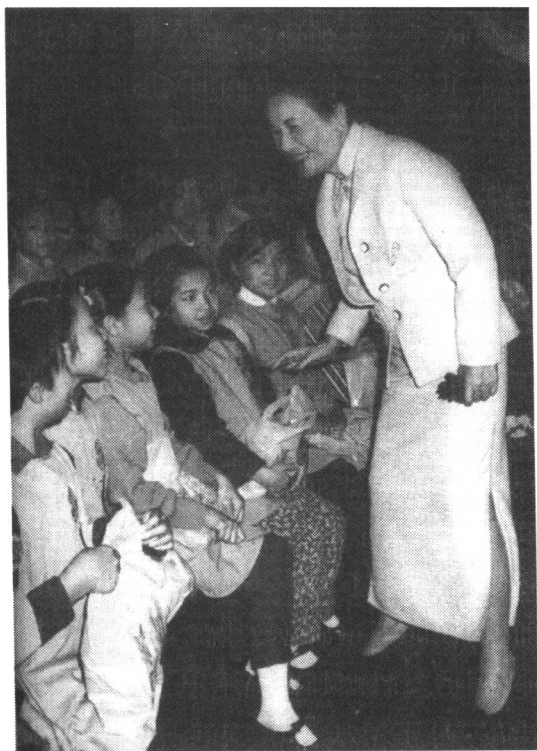
4月24日凌晨3点,伪总统府沉重的大门打开了。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桌上的日历翻到了4月22日。这个日子宣告了统治中国达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在这一天彻底结束了。

面对兵败如山,四面楚歌的局势,在溪口的蒋介石呆不下去了。4月25日,天气阴沉,乌云笼罩,在雪窦寺蒋母墓前,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儿媳蒋方良、孙子蒋孝文等做最后的辞别。此时,他已全然失去了三年前从峨嵋山下来时,那种躊躇满志、得意矜持的微笑。痛苦、失望、恐惧、愤恨的情感无情地缠绕着他,压抑着他,使他本来已很苍白憔悴的面庞显得更加衰老、阴沉、无色。他撩起衣襟,在蒋经国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跪在母亲墓前,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默默地站在墓前,一行冰冷的泪水流下面颊。他哭过去、哭现在、更哭将来。

“不肖子瑞元(蒋介石乳名),此刻辞别您老人家,不知何日再来重扫您的陵墓。”

26年后,蒋介石非但未能回来扫墓尽孝,连他自己也客死台湾,葬于慈湖。这是后话。

随后,蒋介石扶杖携子,登上溪口的巨凤山,极目四望,溪山无语,溪水悲泣,这一切景象此刻都显得是那么的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令人怆然泪下。曾几何时,他这只从此地飞出的大鹏,曾令整个中国为之颤动,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他曾统领全国,叱咤风云,作出了多少壮举。可如今



宋美龄一手创办的华兴小学

他满身丰厚的羽毛，被毛泽东的铁钳一根根地拔了个精光，非但不能再展翅振飞，而且到了无立锥之地的境地。这时，他想起项羽临死前的一句话：“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天公不作美，人力又奈何，只是生不逢时罢了。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蒋介石在考虑如何保住上海，如何利用上海与共产党再斗一斗。对他来说上海的十里洋场既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他起家的地方。这里不但集中了外国资本的巨大利益，而且也集中了他们四大家族的巨额财富。“白白地让共产党得到没那么容易”蒋介石恨恨地说。

4月30日，蒋介石在上海龙华机场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淞沪防备作了具体的部署。他对部下强调说：“上海是我们的老底，尚有大量黄金白银未抢运完，运往台湾的军队也未完成。同时英美在此有巨大利益，利益相关。所以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届时英美会全力保护，我们便可重新复兴全国。此役至关存亡，望各位精诚团结，效忠党国。

蒋介石又说道：

“上海目前尚有国军 20 万，防御工事十分坚固，有四道防线，一万三千多个碉堡，层层叠叠，纵横交错，易守难攻。因此，务必使国军将士坚守信心，与共军血战到底。”

汤恩伯马上谄媚地说道：“总裁所说极是。上海的防御工事可比斯大林格勒防御还坚固三分。”

蒋经国也吹嘘道：“这样的防御工事可与‘马其诺防线’相媲美。”

他们都忘记了再完美的防御，还是需要人来守的。如今，上海的蒋军人人自危，士气低落，没人相信能守住上海。虽然，蒋介石也吹“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但他内心十分恐惧，不敢住在上海，而住在吴淞口外洋面的军舰上，以便随时逃离。

总前委根据渡江后战局的发展，决定命令七兵团解放浙江全省；八兵团一部担任南京、镇江的警备，肃清残敌；集中九、十两兵团解放上海，同时包括八兵团一部共八个军；二野主力在金华、东乡一带休整，以对付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确保三野顺利解放上海。

因为上海情况十分特别，如何能消灭敌人又减少损失，使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毛泽东专门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决定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口前进。会师吴淞口后，截断敌人海上逃路，力争在郊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龟缩在市区的敌军，采取轻武器加以解决。

5 月 12 日上海战役打响了。宋时轮指挥的东线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军发起钳形攻击。18 日进抵高桥。叶飞指挥的西线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像把利箭猛插淞沪，攻占了南翔、嘉定，直逼刘行、月浦。这时，上海外围敌军已全部解决。

在攻打刘行、月浦时，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同时受阻。这里是敌军重点防御阵地，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又十分顽强，给我军很大损失。同时，由于我军重武器和大口径火炮都未多带，也就给进攻增加了困难。但是，我军发扬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终于在 15 日攻

战了刘行、月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日高桥主阵地被攻占。23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尽可能保存兵力运往台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除汤恩伯的五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等部的5万人登舰逃脱外，其余15万蒋军全部被歼。26日，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上海的解放，使毛泽东大大地松了口气。

入夏的北京城，窗外一片翠绿，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毛泽东站立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从他那宽大衣袋中抽出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转过身来，对正队在桌面上看地图的朱老总说道：

“老总哟，渡江战役按咱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原来，咱们担心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也未出现。看来他们对老蒋实在太伤心，要不岂能见死不救，另外，我想他们还是害怕卷入中国内战，不能自拔。”

“是的，”朱老总抬起头来说：“下一步看来该解决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还有东南的蒋介石残部了。”

“对喽，”毛泽东掰着手指说：“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嘛，咱们再来算一算。在中南地区有广西白崇禧20万人，广东有余汉谋10万人，西南川陕边有胡宗南20万人，川鄂湘有宋希濂10万人，西北马家军有18万人，还有老蒋的最后一点本钱主要集中在台湾、舟山、金厦和潮汕地区，大约剩下约38万人左右。依照计划由一野的彭德怀在打击胡宗南后，解决马步芳；四野来对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这个人很滑头，得拉开大网逮他。”

“主席，”周恩来插话说：“陈老总曾向中央提议，二野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可让二野来经营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三野来担负进军西南的任务？”

“陈毅的风格倒蛮高哩。”毛泽东笑着说道，在座的也都笑了。

“但我考虑，”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道：“三野前身是江南的新四军，比较熟悉江南水乡，江河作战经验较多，这就便于以后解决台湾和沿海诸岛。而二野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过去主要活动于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相比之下三野来经营东南、华北较为有利，这是扬长避短嘛。诸君意下如何？”

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毛泽东又说道：“老蒋已将老巢迁到台湾，军委应特别研究一下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渡海作战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靠空军，二是要组建一支渡海陆军攻击力量。空军的问题我已向少奇同志提出，在他去莫斯科时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在5月23日，我已电台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6月1日，蒋介石惊魂未定一路奔波，从上海抵达台湾的高雄港，恰好赶上端午节。本想借此休息一下，喘口气。这些日子他实在太劳累了，可大陆上的局势使他不得安宁。原本指望长江天险阻挡住共军，保住半壁河山，可一夜之间便被共军冲破，化作泡影。寄希望于守住上海，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但才十来天上海又失陷了。如今，共军的攻势锐不可挡，正迅速向华南、西北、江南进逼。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他感叹，他愤恨，他诅咒，最后的宣泄终于爆发了，“娘希匹！”宣泄之后，他忧伤的心灵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又恢复了常态。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与普通百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临危不乱阵脚。他不仅要在这处绝地上生存，而且还要在这处绝地上重建他的帝国大厦。

他重新修改了作战计划，制定了以台湾为中心，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建立一条北起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的宏伟的军事计划。他对这个计划充满了自信心，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实现。

6月21日，蒋介石的美龄号总统专机再次离开台湾，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军事冒险，这也是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三十年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美龄号总统专机徐徐降落在福州市的南郊机场，机舱门一开启，蒋介石表情严肃地匆匆走向舷梯，连给摄影记者抢拍特写镜头这一不可缺少的欢迎程序都省略了。他只与前来迎接的刚就任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的汤恩伯和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的朱绍良握了一下手，就立刻前往机场办公楼，他要在此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这是他预定要召开的一系列军事会议中的第一个。为什么他把第一站定为福州？为什么他这样急切地召开这个军事会议呢？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应由李代总统处理；

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总裁的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



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这是在渡船上

开场白讲完后,蒋介石有意停顿了一下,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呷了一口白开水,又继续说道:“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五月中旬。当时陈毅的主力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

“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基地,它的地位之重要,异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就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福建若陷落,其政治影响甚大,因为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是福建,对故乡的安危十分关心。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居多,如果失去了福建,就会让他们误认为我国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必须死守。”会后,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部队遵照委员长的旨意,按番号进行了整编。将从长江防线和浙江防区撤退到福建的残部编并为三个兵团、十个军、二十七个师,总兵力约为十二万人。具体的布防是:以第六兵团五个